

快乐家园

## 厨房“圣地”

陈思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母亲是家中唯一的主厨。厨房是她不可侵犯的圣地。她掌握这片空间的一切秩序，从食材搭配到调料摆放，从厨具使用到收拾保洁。下班前，她的脑袋开始高速运转，制定当日菜单。回家路上，她迅速采购。到家后，洗、配、切、煮、炒，稳扎稳打，一气呵成。半小时后，当我的脚步声出现在楼梯里时，饭菜已经摆上餐桌。母亲在打扫战场，厨房锃光瓦亮，焕然一新。在我上学的十几年里，她以顽强的毅力重复着这套行云流水的动作，堪称一部经久不衰的连续剧。

父亲做饭是另一个极端。他常常摆出做满汉全席的阵势，却只做出两三个小菜的成果。其中，有一个菜还是买来的熟食卤味。在狭小的一字形厨房里，锅碗瓢盆堆满灶台。那巨大的身躯戴着鸭舌帽立在小小灶台前，如一座造型奇怪的雕塑。偶尔，他还炫一手绝技。兴起之时，灶火蹿出锅外，一不小心，红色火苗就要点燃帽檐。父亲的烹饪战线拉得很长。做一顿午饭，他在晨光熹微中开始劳作，日过正午还在耕耘。我和母亲坐在空空如也的餐桌前嗷嗷待哺，再望向厨房，是“鬼子进村”后的一片狼藉。母亲嘟囔道：“有命等，没命吃。”走进厨房，勒令父亲脱下围裙。

安静的午后，我轻轻拉开抽屉，一把旧钥匙安静地躺在角落，铜色的身躯上布满了岁月的划痕。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它，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将我带回奶奶家的院子，以及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小时候，奶奶家是一处充满温情的小院。两扇陈旧的院门，木纹粗糙而深刻，门上的红漆早已剥落殆尽，露出里面灰白的木质本色，在风吹日晒下，显得有些斑驳。院门上挂着一把老式铜锁，锁身是古朴的方形，表面有着细密的纹路，正中间的福字蕴含着坊间的祥瑞之意，像是岁月留下的掌纹。我望着手中冰凉的旧钥匙，参差不齐的齿槽歪歪扭扭，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。

犹记在小院里度过的童年时光，那时候我年纪小，对身边所有未知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。每天清晨天蒙蒙亮，第一缕阳光刚洒进小院，门前鸡笼里的大公鸡便“咯咯咯”地打鸣，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院门前，踮起脚尖，透过缝隙张望着门外的世界。村道上已经有村民伯伯扛着锄头准备下地，枝头的鸟

## 老树沧桑

李军

行于旅途，见一老树，子立道旁。其根蟠砖石之间，侧倚垣墙，苔色凝碧而苍劲，经百劫风涛，挺干寻铁骨以气雄。初遇此树，骇其躯干虬结，粗大若柱。树皮皴裂，若涸土龟坼，沟壑纵横，皆岁月凿刻之痕，藏四时代谢之迹。皱褶深处，或匿春日栖霞之趣。枝柯纷披，有耸然向天，若欲揽九霄云汉；有旁逸横出，似欲护方寸故土。叶摇清风，簌簌作响，若诉生命之坚，不屈之志。

斯者，活史也。历览桑田变作市井，目送行人络绎如织，观稚子嬉戏荫下，望少年负笈疾行，见耆老话旧凄凉。其静立无言，而万象皆纳于心，百代俱藏于怀。

光阴之于老树，乃沉淀，亦为试炼。尝遇狂风骤雨，欲拔其根，然其深植厚土，盘根错节以抗之；经烈日熏灼，大地欲裂，众草偃伏，而此树昂然挺秀，广覆荫凉；值严冬霜雪，素裹其身，犹暗蓄生机，以待春阳。

观此老树，辄思人生。人之初生，犹幼木萌蘖，植根奋发。成长途上，风雨相侵，暑寒交迫，若树之经霜雪而愈坚。挫折磨难，皆为生命刻痕，终成淬炼之证。

对树长思，生命之谛何存？若流星一瞬璀璨，抑如老树恒久坚守？流星虽美，倏忽即逝；老树无耀目之光，然以百年岁月，彰生命之厚重。朝朝暮暮，岁岁年年，染绿乾坤，庇佑生灵。

今岁流光疾驶，世人竞逐名利，若蚁群纷纭，穿梭于市井街巷，忘自然之馈，失本心之声。逐物欲日远，离初心渐遥。

然老树固然，无骄无躁，不悲不喜。其立世之道，昭示世人。生命之重，不在须臾辉煌，而在恒久坚守。顺逆皆安，宠辱不惊，如树之经风雨而弥固，历沧桑而愈醇。待白首回望，庶几无愧于虚掷，无惭于庸碌。

愿效老树，于岁月中守望。守往昔之珍忆，护至情之纯粹，葆灵台之澄明。不量索取之厚薄，而问耕耘之浅深；不计物欲之盈缺，而察心火之晦明。循此以往，虽道阻且长，亦可从容致远矣。

我曾以为，这是父亲的能力有限。后来，小学暑假的一天，我去发小家中吃饭。我们的父亲是同事。饭桌上，我夸奖这位伯伯的手艺。伯伯笑着问我：“你爸做不做饭？”我挑起一块番茄汁包裹的鸡蛋塞进嘴里，囫圇道：“他做饭，大概我们都会饿死。”伯伯大笑，眼睛眯成细缝。他说，父亲告诉我，做得慢就能做得少。当时，年幼的我沉浸于番茄炒蛋的美味之中，没品味出话外之音，也没觉察出那笑容的意味深长。

我也曾以为，母亲是热爱厨房的。少年时代，我对烹饪极有兴趣，最爱的是切火腿肠。母亲嫌弃我切得太慢，我切到一半，她常夺过我的刀具，大手一挥，说：“走走走，不要给我捣乱！”接着，银色的刀锋闪过案板，片刻之内，剩下的半个粉红圆柱体分崩离析。我倚着门，闻着手里火腿肠的余香，对那个穿着围裙挥舞菜刀的身影心生艳羡。毕竟，这是独属于她的圣地。

我高考结束的那晚，母亲脱下围裙，走出厨房，坐在餐桌前正式宣布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家中停伙。”她轻描淡写，又坚定无比。

我兴奋极了，我终于有机会进入这片圣地了！第二天，我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一顿午饭。

从买菜到做菜，再到洗碗。我切到了最爱的火腿肠，但也把肉丝切成了肉棒。最后，还留下了满地狼藉。那一次，我彻底对厨房失去兴趣，生肉令人恶心，切菜考验耐心，火候难以掌握……十几年来，母亲做得如此熟练而精致，实际那是多么浩大而复杂的工程！突然，那句“做得慢就能做得少”击中了我——这世上没有什么“能力有限”，“能者多劳”的背后总是埋伏着一位“摸鱼高手”。

过去半年，我不得不走进厨房，为不满一岁的孩子制作辅食。我向母亲抱怨制作过程的烦琐与艰难，这一次，她没有大包大揽。她挑眉，语气严肃而认真：“你该上场了。”可是，一个从未经过训练的运动员如何参赛？每个周末的清晨，披头散发的我硬着头皮走进厨房。我始终没有熟能生巧。烹饪技艺没有丝毫长进，反倒添置了许多工具——辅食机、小炖锅、小电饭锅、迷你刀具等等，塞满所有橱柜。被逼无奈时，我浏览过各种成品辅食，甚至畅想过辅食外卖的创业蓝图。但考虑食品安全和价格成本等因素，最终只能作罢。

我扶着老腰，手持迷你菜刀切菜剁肉，再把它投进那口像脸一样大的卡通小锅内。我实在不记得，年少的我为何会迷恋切火腿



肠。我多么希望，此时有人能夺过我的刀具，大喊一声：“放着我来！”可是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冲破成年男性的包围圈，跌跌撞撞地跑进来。他好奇地翻着垃圾桶，企图把各种食物碎屑塞进嘴里。我弯下腰，双手夹起他，说：“走走走，不要给我捣乱！”这是母亲曾经的语气。我想起那句流传甚广的歌词：“是谁来自山川湖海，却囿于昼夜、厨房与爱。”这里，是爱的圣地，也是困地。

## 往事如烟

头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可是父亲并没有责骂我，只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看电视可以，但不能耽误学习。你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再偷偷看电视，而是认真完成作业后，再和父母一起坐在电视机前，享受温馨的时光。

如今，奶奶家的木门早已换成了崭新的大铁门，我家的防盗门也换成了智能门锁。那把旧钥匙虽然已经没有用了，但我却一直将它珍藏在抽屉里。每当我看到它，就会想起小时候在奶奶家度过的快乐时光。

一把钥匙，不仅是开锁的工具，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。它承载了我童年的欢乐，见证了我成长的烦恼与变化，见证了家庭的幸福与温馨。无论我在哪里，心中的那把钥匙，永远都会指向家的地方，那是我温馨的港湾，有我最牵挂的人。

## 心中那把钥匙

李泽仁

儿叽叽喳喳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讨论着去哪里觅食，田埂间有两只小猫在嬉戏玩耍，门外的一切都撩拨着我的好奇心。奶奶也起得早，看到我趴在门上，便用她那粗糙而温暖的手，轻轻推开门木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娃儿，出去玩吧，可别跑远了。”

然而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后来我渐渐长大，和父母住在一起，开始了读小学的生活。新家单元楼6楼顶楼，家中的门是防盗门，门锁是需要钥匙开启的普通锁，钥匙小巧而精致，和奶奶家的那把旧钥匙截然不同。

读小学时，家里买了电视机。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偷偷打开电视，沉浸在动画片和有趣的节目中。可父母规定我只能看一会儿，

到时间就必须关掉电视写作业。为了能多看一会儿电视，我绞尽脑汁，与父亲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“斗智斗勇”。

有一次，我看《葫芦娃》正入迷，突然听到楼道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就是钥匙开门的声响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手忙脚乱地关掉电视，迅速跑回书桌前，假装写作业。父亲推门而入，用怀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伸手摸了摸电视机后盖。我的心思提到了嗓子眼儿，生怕他发现我看电视的“证据”。好在父亲并没有说什么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”有一天，父亲提前下班回家，抓了我个现行。他生气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失望。我惭愧地低着

## 废话不“废”

张引红

“今儿一个饭店要烧饼多，比平时多了3大筐！”老妈还没说完，平时也没话的儿子就凑话上来了。

“没人做，雇我呀，我正愁没事干呢！”儿子说：“看你墨镜戴的，咋能看上俺这下苦活呢。”

“戴墨镜，是因为我眼睛怕光，快青光眼啦！”“听说吃猪肝、猪大肠，对缓解青光眼很有效呢！”儿子说。

“哎呦，你还懂得蛮多的。还是先说雇俺打工的事吧。这样吧，我心轻，每天都来你这干活，你每月只给七八百就行了，够我这穷老太太喝两碗粥填饱肚子，我就乐得蹦蹦跳跳了！”

“这很好，能成！”“那大老板，我啥时来上班？”“你回去等通知吧。嘿嘿嘿！”那个不善言辞的儿子憋了几下，憋出了这么个智慧、幽默、官方的话，把自个儿都羞得脸红了，还嘿嘿一笑。老妈也在一旁哈哈笑。

旁边几个买烧饼的，还有正巧路过的我都笑了。欢笑中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向制造这场欢乐的中年妇女，向她表达喜爱和赞许之情。一个半大小伙子还向她竖起大拇指：“你是个善良人，忒敞亮。”

## 市箱里的星光

杨恒艳

心这些干花会在深夜复活，不然怎么每次翻开都带着雨后的清香？此刻它们躺在我掌心，恍惚又看见父亲蹲在花坛前，白衬衫沾着油墨，专挑最圆润的花瓣夹进书页。

1975年的旧奖状被奶奶用缝纫机锁了边，针脚细密如春雨。照片里穿着青色夹克的少年眼神清亮，浸透的钢笔闪着微光。爷爷批改作业的红墨水浸透了半个世纪的纸背。“字要像人一样写得直。”这话父亲教我写名字时也常说，却不知原是血脉里的回声。纸页翻动间，一张1986年的电影票根突然滑落，潮湿的票面上印着《老井》。父亲说那天爷爷擦着他的手，虫子磨得他掌心生疼。散场时，爷爷从蓝布衫内袋掏出裹了层手绢的钱，在新华书店的光灯下，《鲁迅全集》的扉页落着父子俩重叠的指痕。

箱底蜷缩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泛黄的纸页脆得像蝉蜕。父亲摩挲着折痕说：“复读那年，搪瓷缸扣在手心上的微光常把错题本烫出热痕。”他偷吃桑葚染紫的手指藏在笔记本下，倒被老师夸用功。此刻他摊开掌心，录取通知书的折痕竟与掌纹严丝合缝，仿佛命运早就把

在外培训结束的第二天晚上开始收拾行李，计划第二天结业式一完便踏上归程。

当拉开写字台抽屉，准备把钥匙、充电器、耳机和身份证装进行李箱时，突然发现，其他东西都在，唯独身份证不见了！

清楚记得，身份证是和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的。早晨出门前，在放回晨跑使用后的耳机时，还特意看了一眼，并在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像身份证这样重要的东西，放在这里好像有些不太安全，又转念一想，这是培训干部的地方，不可能有闲杂人，便放心将抽屉使劲一关。

可此时，身份证却不翼而飞，抽屉里就放着那几样东西，一目了然。仔细检查了整个抽屉，无任何缝隙，绝对完好无损；使劲摇了摇写字台，与墙壁一体，纹丝不动；俯下身子，认真查找了抽屉下面的墙角落渣及地毯边缘，仍是徒劳。难道是我记错了，收拾起来放在别的地方了？一边觉得肯定是不可能的，一边又认为也有可能，只好翻开行李箱，还是没找到。最后连枕头下面和卫生间都找了个遍，均一无所获。此时我确信，放在抽屉里的身份证丢失了！随即想到了电信诈骗、网贷……十分后悔没把重要的东西随身携带或锁在行李箱中。

赶紧向前台值班人员反映，询问当天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有没有捡到身份证。

值班人员听完后迅速联系客服部经理，几分钟，经理打来电话，说问了当值的服务员，都说没有看到身份证，经理还特意强调要是捡到了，一定会交到前台登记的。

听到这样的回复，我想身份证肯定是找不着了，便准备挂失。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前台女子走过来说：“我帮您过去一下，再找找看吧！”

女子跟我进门后打量了一下房间，指着行李箱和衣服、洗漱包提醒：“会不会塞在箱子的什么地方或揣在衣裤的口袋里呢？”我说衣裤箱包我都翻了很多遍了。她又走向写字台、电视柜，把一只只抽屉拉开着，俯身半跪着仔细查看床架边缘、床头柜底，并掀起窗边的帘子看了看拐角，就连备用的被子都打开了检查。当然，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，因为她找的这些地方，除了备用被子我没有翻过之外，其他地方我都找过了，有些地方还不止一遍。

“这几天您有没有用身份证，会不会落在别的地方了？”

“根本没有！自住进那天起，就一直放在这个抽屉里没动过。这几天封闭式学习，又不干其他什么事，用身份证干啥。”我没好气地回敬。

“是一直放在这个抽屉里吗？”女子指着写字台的抽屉问。

见我点点头，她便走过去，再次打开那个抽屉，仔细检查四周，并用手指按了按抽屉板，敲了敲抽屉底部，左右摇了摇抽屉后，双手用力向外一拉，将整个抽屉卸了下来，翻扣在地上，然后伸手向抽屉外侧一阵摸索，摸出来一张卡片，拿着一看，正是我的身份证！

“哈！找到了。”女子欣喜地站起来，把身份证递给我。拿着失而复得的身份证，我喜出望外，一个劲儿地夸女子聪明、细致有耐心……同时也联想到，应该正是我上午出门前，把抽屉用力一关，身份证弹出抽屉外，卡在里面。

身份证原璧归赵，我心情大好，想到弟弟讲过的一件趣事：打乒乓球，球撞到墙后不见了，大家一直觉得奇怪，直到后来在盖着的瓷缸里发现了小球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用力把乒乓球打到墙角，打翻了瓷缸上倒扣着的盖，球进缸子后又滚了起来。

这世间的事真是不可捉摸，有时你亲眼看到的，不一定是事实，那些主观臆断、道听途说、揣测想象的，则很可能与实际相去甚远，唯有洞察秋毫，才能真相大白。

## 一道最美的风景

程根子

春天的秦岭，和风徐徐地吹过，山岩上白玉兰和迎春花早已开放，一簇簇、一团团，点亮了山野。

游至西沟，在一面山坡上看到，不远处有一个姑娘背着一位大娘，艰难地向前行走着。姑娘看上去大约二十七岁，身材单薄。山路崎岖，陡峭难走，即便是空手行走都有些吃力，更不用说还要背着一个大娘，姑娘每一步都需要极大的体力和耐力。终于，姑娘在一处青石上放下大娘，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汗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面包、鸡蛋和饼干，先动手慢慢剥开一个鸡蛋，喂大娘吃，再掏出一瓶牛奶喂大娘喝。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十分娴熟而亲切，每一口食物都显得格外美味。

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我气喘吁吁地赶上前，好奇地问：“姑娘，你怎么背着大娘上山呀？”她微笑着说：“这是我母亲。父亲去世早，母亲多年来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在她有生之年，能游一次终南山。可母亲前年患了腿疾，行走不便，身体也大不如以前。今年刚开春，她就念叨着要来秦岭踏青，家里就我一个女儿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好背着她来了，对不起，耽搁你赶路了，你先走吧。”大娘告诉我：“女儿为了照顾我，从西安交通大学退学回家了。”

通过一番攀谈后得知姑娘叫贤雅，她母亲有腿疾，行动迟缓，每日的衣食住行都要人照顾，遇事力不从心，整天一筹莫展。贤雅虽然很无奈，但母亲喜欢春游。她回忆说，母亲年轻的时候，她的父亲曾带她登泰山、游黄山，还去过西湖、武当山，游历了大半个中国。虽然母亲现在走不动了，但还是想出去旅游。所以她放弃学业回家，时不时带着母亲到处转转。

前方不远处，几只布谷鸟性格平和温婉，步履轻盈灵动，时儿在空中翱翔，时儿翩跹起舞。我看到大娘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，幸福且满足。我立刻为她们拍了张照片，留下这美好的瞬间。看到大娘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：“女儿终于让我实现了梦想，我游走了秦岭，游览了终南山，死而无憾。”

贤雅的孝心让山水动容，与阳光、鸟声、绿色的山野交织成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，成为我在秦岭中遇到的一道最美的风景。

## 寻找身份证

杨飞